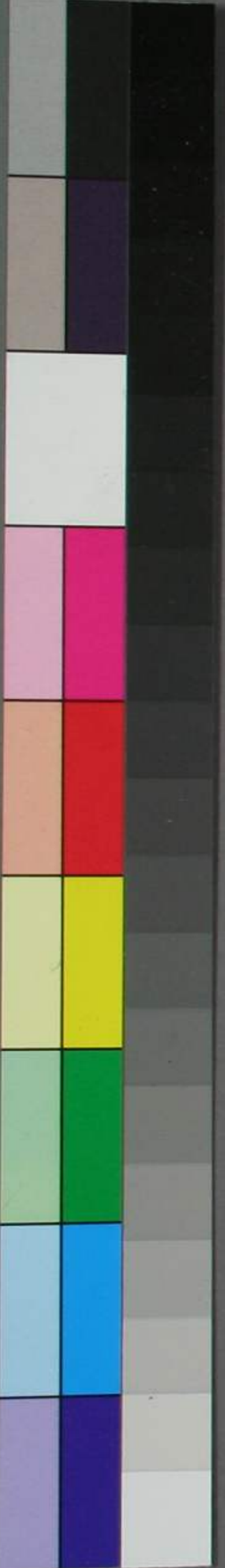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Y

KODAK Gray Scale



江戸敏昌記

二篇

浴場 散樂 葬礼 神明
理髮舖 墨水 街輿 猪牙船
藥呂會

76
3160
2



門九
號 3143
卷 2

門 6
號 3160
卷 2

天保四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二編

江戸繁昌日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今之太平、閑闕以來未之有也。江戸繁昌、閑府以還未之有也。太平時運繁昌、氣數天盡、才為地出、傑為乃民之聰明稱、儒人為國之師表、民之矜式者、斗筭察焉、聖經析其微、賢傳提其妙、諸子百家、校異正偽、事記之言、纂之可謂備矣。何其儒人、咸乎居士、誕生幸遭文運盛昌之時、幼知讀書、長識為文、但恨生資昏愚、好讀書、未能一行、修之於身也。好為文、未能隻言、合之於道也。則何面、亦稱儒、猶售此偷生者、以口無糊、故爾、豈其素志耶。客歲病窻之暇、記繁昌

記數本一噓頌之朋友不意早已傳播人間一友人
來告曰世責人無已且不知子非儒也咸言是豈儒
人口氣乎然居士也者飄然一浪人固非儒者也非
師表者非矜式者而且其無求于世世呼子為牛亦
可矣為馬亦可矣可也為大為其數々且經史百家
世有聰明非子之分也弟其續之後之覽者因閱府
來之繁昌見開闢來之太平讀開闢來文知開闢來
人不亦可乎居士晒曰諾記此為二編

混堂

曉天猶昏早和鴉聲連打戶去喇々喇々啞々

喇々啞々喇啞啞高聲急呼曰天明矣須起伴頭
疾開伴頭伴頭失踪乎伴頭已死乎伴頭伴頭衆雜
嘈戶未發一人揖一人曰大家爺早起今日好天氣
曰諾昨日葬送道路殊遠一同疲困臨歸偶失君等
至家無影想亦向深川地方去曰何然矣靈巖寺側
有外族在久無音信恰好少取迂走彼方如何然決
不然矣曰休陳我以吾黑眼已洞見了伊勢久蓋伊勢鋪
久兵衛者
亦欠老人氣不愧年紀誘引弱冠真不好事真不好
事如昨日新鬼真明大人都呼有為者
謂大人現今家財並一生
所聚千金地面已領三所然平生所為非謂吝嗇真

明大人君亦將壯早々為地一人顧左右則驚曰關
矣二人相與駭而衝入魚鱗雜襲浴客接武睡氣未
除之且撫睚者頂安手中挾抱浴衣者裂口吻使揚
枝者寢衣而不束帶者鼻薰燭烟者蓋有事徹夜也
懷中雜錄頭額若重者猶帶宿醒也懷中未下翁肩上下臂者
爪瘡癢也摸索懷抱者捫虱兒也攜兒往扶命至混
浴雜澡頭捨陰囊凡上眉額脊與背軋脚與脚交冷
物相報浴室內通請恕互稱田舍人通語彼唱南無阿彌此
念妙法蓮華南無阿南無妙伴頭甚恐人成佛於此
室內有聲高唱曰候君候君在蚊帳外丁鐘報曉妾

心豈悔清聲更高曰竹分碎雪雀兮苦飢曉寒侵骨
如奈遣婦曉湯易沸訖熱兒啼便鳴板壁呼水送海
好熱者憤焉出曰叱敗矣好湯頓成曝潦
混雜崇朝飄風漸止暫時客罕伴頭始就朝食既而
女湯亦歇履音珞々金振玉碎橫坊聲妓左褰紫裳
新道外妾斜垂碧帶紅粉粉妹連豐婢並就伴公買
糠袋笑語喧闐湯中湧一孤波一浴而出皆在外板
上澡焉雞卵脫皮皓顏拭紅也白蓮濯連玉臂剔粉
也可惜瑤璃露江戶水並區一洗滴餘香想渭水漲臟
真是一面溫泉宮闈往時男女同浴混雜無別及

賢執越公停止令別可仰今人浴別湯者浴公之
餘澤也且短製犢鼻稱越中者古來有之然世誤為
出於公之意要亦歸於德耳儉哉德也然而無知
細民不止長之或至皺紗絹帛結紫紵紅雖陰囊一
身之命脉陽莖一生之要用哉襲此用之居士私恐
囊裂莖折姊仰妹警曰誠佳令誰為之曰那阿清耳
少顛頭曰彼手成僻警根緊急言不終偶向男湯裏
頷着耳朶曰亦例聞源太誠厭何無一人唱河東
一中名番隔壁有聲詞曰可悅奈初見翠被伴君亘遲
々從他明朝弄一味野情促嘉期却向枕邊引玉臂

全除業氣自知痴清音宛轉中忽挾濁音曰返魂兮
返魂香名畫如有靈可憐之一隻語一聲令聽之聲
大饗歌曰松固不落綠為薪櫻與梅誅燒始知衛士
火庭燎今夜與君來甲怒乙曰用湯姑徐徐我頭非
誕生仙沈然一怒聲頭過審啾音寂矣適聞湯中自
然有聲湧上蓋人放屁耳外面浴客位置台地各自
摩垢一人擁大桶令爨奴巾背一人挾兩兒慰梅刺
頭弟手弄陶龜與小桶兄則已剝在側板面布巾舒
卷自娛就水舟嗽因睨窺板隙蓋更代藩士溫泉宮在目前
不得窺
踞隅前盤洗濯犢鼻可知曠夫男而女樣用糠精滌

而恐刺及鐵面何憂人而鴉浴一洗徑去有物紙板青蛇曝鱗包頭
觸桶玄龜縮頭醉客噓氣熱柿送香魚高帶臙乾魚
曝臭一環臂墨若有所掩滿身花繡似故示之一撲
振衣不欲受汶汶也赤裸在側惡能洗乎浮石摩踵
兩石敲毛披衣剪爪乾身拾毳先頰一箇乾々洗滌
更向頂上倒一桶水一人從傍絕叫曰快矣相視大笑
午未之際伴頭倦昏嗒焉坐睡南郭隱几模樣可想
實頭盧屢被來客換樓上又有一南郭賣茶菓茶葉
不出山本山茶上或煎麥湯饅頭羊羹粉品辣種陳

紅累綠雖非精製比扭金阿市之前日亦有餘甘
万能無二並青相撲膏藥連楊木齒粉滿箱貯之失物
須自戒決不許晝寢卷中註並署在于壁間裸々一塊
相依圍碁子聲丁々喧嘩爭道傍觀贏ハハ着當局喫
一迷東南風急矣立後邊助聲者把單丸放在他頂
上裸々並卧手翻春畫本看到妙處或不能起青地
々團索泛食紅綠伴公甚恐他繆案數一裸叟吹烟
而坐引頸下窺指着梯下一人曰伴公不看乎可惡
那亂用湯水者鄰家野郎也夫水也者五行之一亂
用之而可乎人間一日無水火則死矣豈可不慎用

叩一知万人物如此推知其不惜金其不戒火將說
出一條理窟來伴公仰面指示壁間題額訊叟曰僕
未審額面文字所謂俳句邪抑狂歌邪叟曰俳歌是
也狂歌俗稱曰不知有何風味曰似而非者究竟無
趣不是唐人寐語日本人寐語耳都俗謂難解者曰唐人寐語世有不可
解者為之自稱大人大人所以為大人全難理會公
亦不可解人自己所有而不解為何可嘆哉公職死
自今少讀書曰如何及此僕欲學唐樣未暇請問當
今誰為能書曰所謂烏賊世間皆是也孰為能書指
頭結字胸中不立文字並達摩門人且書足記姓名

拙筆從來為此不如為彼公少讀書伴曰聞近有千筵間
宗此語善作一大字者不識何如叟笑曰學屠龍者學得無
用此亦一段不可解事叟自進膝不省火頭覆烟墜
膝頭叟惶遽眾失笑

際晚混雜復沸吊燈晃々真如白日猶備偷兒中央
又設一高床更出一南郭左顧右省為撮蚤之眼碎
雪竹返魂香枕邊之臂松不落綠曲同音異音同節
殊時揚闕聲挾以邪許聲水濺桶飛山壑將頽方此
時也湯滑如油沸垢煎臟衣帶狼藉莫脚容投蓋知
蟲與蠶相食女湯亦翻江海乳母與惡婆喋々談大

娘與小婦時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弁伍間長短訕
吾新婦訴我舊主金龍山觀音妙法寺高祖併說及其
其靈驗鄰家放屁論無遺焉既而析報甲夜爨奴早
向槽底脫納數客闌入伴頭急止曰既已漏矣客曰
大敗事沈吟而吞一日兩浴三錢費糠好熱者喜溫
者療寒者貪淨者千磨百剔除污放先而孰能洗心
湯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併心滌之六根
清淨

混堂或謂湯屋或呼風爐屋堂之廣狹蓋無常格亦
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戶各一當兩戶間作一

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監此而收錢誠事者謂
之伴頭並戶開牖々々下作數衣閣牖側構數衣架單
席數筵畏筵施關自關至室中雷之間畫作板地為
澡洗所當半通溝以受餘湯々々槽廣方九尺下有竈
爨槽側穿穴浮湯送水近穴有井轆軋上水室前面
塗以丹艸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容從空所俯入此謂
柘櫛口牖戶畫以雲物花鳥常鎖不啓蓋蓄湯氣也
別蓄淨湯謂之陸湯爨奴秉杓謂此所曰呼出以奴
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爨助今皆僭呼伴頭
者流僭号秉杓者曰上番執爨者曰爨番間日更代又蓄

冷水謂之水舟浮斗任斟陸湯水舟男女隔板通用
焉小桶數十以供客用貴客別命大桶且令奴摩澡
其脊乃觀其至伴公拆報客每五節投錢數緡勞其
勞云堂中科目大畧如左曰官家通禁可守固也男
女混浴之禁最宜嚴守須猛戒火甚兩烈風收肆無
期老人家無子弟扶浴謝為病人惡疾並不許入且
禁赤裸入戶附手中單頰者日月行事白
聞近來妓館亦貯清湯築以香木甃以珠玉佳麗香
潔以待遊客本是不潔淨所恰好用潔洗其不潔俚
諷云報言挿紙墜不聞妓常挿紙此中拾去戴來還挿來此手不潔

洗直撮佳散直舉杯不潔可證古衲一休言曰男女
之樂抱臭骸耳此手豈不臭上加臭乎然人之惑溺
亡家於此手墜身於此手此手可畏洽郎戒哉多有手段何畏
異於彼二三子與接嫂之手誤死此手死道路哉焉
得大葬弗得令小子啓手也
酒宜浴後之渴食宜浴腹之虛乃烹家亦瀆之而香
棟玉甃與彼競美々味香温使人體痴口呆是所謂
素封逸飲食之憂然或聞士而嗜珍味也大夫而好
佳温也私買其味私訪其温顧可羞哉猶且舉辱誇
人曰某亭嘗異某樓試香不知為有識笑哀夫如居

士則宜甯矣而弗得爲宜試矣而弗得爲奈無錢何
前人所謂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者是也此之不慚
哀而徒哀彼可哀之人意亦爲彼可哀之人所哀吾
可哀也香棟玉甃繁昌都內所爲勢固可然更有一
浴湯又湧大都會開熱景溫泉是爾千壺万甕破千
里濤寫之溢之豈不妙而便乎都下病客坐浴於千
里之藥泉亦需太平之餘流也居士素好溫泉嘗言
恨江都內無一所湧溫泉今而思之或有一物千金
亦復爲素封家之物居士欲浴沒世得乎鹽窰醫寒
燕室取溫思是終身得者

手巾最低六十八錢雖貴不過一百餘錢蓋常值也
長二尺有五寸治遊子弟或用三尺妓館烹家並供
其家中頃者予見人袖好漆手帕訊之曰值若干銀
且其人言精緻良染雖居士有目可認試握之予乃
褶此拳之手中物無物輕軟之妙口不可言獨知
之於心耳居士笑曰手巾用此拒彼其手何如手則
可畏巾則可惜
居士前年住谷中三浦坂下家在藪澤間地鄰根津
劇街嘗有句絲竹聲和猿鶴聲側近風俗之惡可知
然衡門外每且見一孝男扶負老父往混堂感激藏

懷後李蹊知章等至談及之得詳孝子通稱斧吉其
父老病不能起然喜浴倍他日以故每晨負往澡摩
淨潔至父快云而止風雨不急予不覺感泣乃贊曰
泥裏君子糞中水仙二客見予感激不措請使予貽
一言益勉其孝養即同春山文齋各賦一絕且為之
序緣二客轉遺春山詩云日邊桃碧雲間杏都向春
風闌衆芳窮谷誰思秋冷處玉蘭花發故幽香文齋
云竭力詳心養老親出天孝義感天神白頭不是窮
經客可比孔門負米久當時居士心期庶幾異時
官賜褒之日或為之證而予無錢移家卒不與孝子

接一言而去折指三年于今夕不浹知孝子孝益進
乎老父尚無恙乎官旌孝乎神福之乎否今日轉
筆至此偶動前日之心因贅記焉

散樂 俗謂之戲

浮世旅况夢中思遠行萬里無程期箇這蜀中人氏
盧生者

盧生曰我在人間未嘗奉佛安閑送日實多聞楚
有高僧現住某山念一來聽身後大事今乃急步
來 口中言急時則極緩

四顧故天遙々已遠山復山川又川雲栖昨日暮水

泊今日暮早已到着邯鄲

盧生見枕作喜狀曰所聞邯鄲枕此是歟

一夢宜試應天公賜日影未殘假寐少時

盧生起使者出曰請起受勅生驚曰不知何故

楚王遣使讓位盧生偶然登阼不審其情

使者曰想君自有此福請速上輿

玉輿煥燄原不乘慣喜意真如向天津渡雲棧何首

片時之榮終屬一夢之幻樂哉王都風色麟閣阿房

映射交光丹墀玉堆繡戶風香人簾夕物煌々雖遊

彼寂光上安如此樂且康至此居上條因坐睡耳以唯聞洋洋音久之氣蘇則亦適見盧生作夢覺狀

盧生夢醒恍然而起五十春秋歡樂已矣三千宮女

絃歌之声化為一道松風數百宮殿佳麗無跡身在

邯鄲客舍中王位榮華千歲之壽皆是黃梁一炊空

南無三寶南無三寶思之是枕能教人出離夢盧生拜枕

傳曰神其尊為俳優記日本載皇極帝四年中臣

鍾連教俳優其鮮蘇我臣佩刀事俳優名亦舊矣後

曰散更曰猿樂而田樂者由猿樂出俗說四申省字申即猿盛行於

北條氏時至足利氏鹿園慈昭二公皆好猿樂伶

工親世氏於是乎出而猿樂復盛田樂遂衰寬正中

觀世氏舞猿樂于乳河原是為勸進能之推輿爾來
續行不絕之於千載之今且今而三綱五常外觝而
觝者除此天下無復有焉亦清世餘事繁華一具天
保元年秋觀世氏設勸進樂場于幸橋外演戲百曲
限以旬日鼙鼓龍笛以鳴太平予來觀值弟十一日
樂名一曰邯鄲二曰土蜘蛛三曰雲雀山四曰鉄輪五
曰融觝不觝士不士高不高儒不儒也皆然矣而十
古一日覽古於不古中者不亦妙乎然既已古矣不
復甚上今人眼觀者多倦因知儒而儒者亦不上今
人眼

天保二年秋猿若劫三郎繼世踐坐照例作古演戲
陳古什具予不往戲場者廿年于今然聞其古字也
觀古之觀欲試一觀而適遇一賞古客之邀因得觀
焉戲臺一面作散樂場人亦散樂也物亦散樂也既
而呈伎則鼓声笛音皆澁且低更雜以三弦似而非
者終不得為散樂也始覺前日之睡可惜初陳古器
數色錦綺爛燦畫先揮居士遠在聾樂棚不能細
審其為何物絕認官所賜金麾而已今團十郎白
年纔可十歲許一拜一白詳演說故事然稠人中無
少屈色声朗辭達可謂市川氏有子成立可想嗟嘆

而歸寃永元年中村氏戲場閱基續行者二百餘年
其家相繼今至十二世云

葬禮

二氣蒸々生々之理，乃古不竭，千彙萬品，方死方生。
入機出機，為人為馬，一間伍中，左次平命，巡四國為
猿狙，老聃指此謂之，衆妙門，孔子由是而出焉，叔伽
由是而出焉，柳原夜唱，自是吉原名妓，出自是大
福餅師，出焉，煨薯蕷，出焉，一莖百金，世人近來，百年青，幾百年青
四錢一束，小松菘，並由此出而為，千々万々色，則不
知今生封侯前生何所，馬骨安知今日，靜軒居士後

米不何邦而為太平豐富，皇帝然馬骨之與封侯有
辨焉，辨豈無因乎哉，嗚呼普天下，惡書生彊為善而
已，出于爾者，及于爾，勿道魂魄歸天地而已，積善之
家有餘慶，聖人言焉，東隣喪親，西舍舉子，呱呱哭々
南北互和小塚原，火入塲常不絕烟，回向院，投葬塲
骸骨積薪，八方郭門日出，幾百葬，然而今之繁昌，戶
數歲增，則可知生息倍死，穩婆繁昌可從知也，士大
夫葬儀，國有例典，家有所受，非作者所得而知也，
庶人遇喪，懸簾旌，凶伍家匍匐，弔容便往，踰日而葬，
殯祖無訖，遠之漸棺，擲從家之貧富，喪主以下，總麻

大功之親，儀服帶孝，剪紙束髻，豈括髮遺法乎？編笠
在首，豈免經遺樣乎？燈籠揭畫，蓋照幽路之意也。知
生者知死者，畢會于葬，其且幹人先走寺，張懸紙于
門，書曰某街某氏功德院也。和尚喜可乞兒羣迎僧往，既
而強飯數桶，連土瓶茶碗車載輸來，幹人此為期上。
本堂位置靈具，書記執筆對簿，早有送客，先靈柩至
或往通名去，或有一人而數名者，既而柩往，昇之上
堂，置于兩楹間，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披楹而坐，楹
內兩邊備僧羅列，鳴鐘誦經，和尚警咳，徐々出來，從
容向柩舉拂，而謂曰：夫惟本是何所，馬骨今逝，復向

何天將，巡四國為猿狙，耶將浮江河為蛇鱸，耶鱸乎
我能噉若和尙，元不嫌糲，拂一拂曰：去來何所，在煨
薯一竈，烟鳴，賓主以次拈香，事畢矣。延客側室，主人
簪穎而拜，獻茶供飯，一時混雜，梵娘幹事，賓皆袖飯
而出，舉投之乞兒。昔者齊之繁昌，有墻間肉以養一
妻妾者，予謂千古一人而已矣。何意今世亦有其人
閱是日也，參幹人中，左接右應，駁走執事，便目所注
手所觸，強飯茶碗連土瓶，抱之遂逃於混雜中。然道
路之言安知其果然否？亦弟足以推此都繁雜耳。不
義之祿，墻肉也。爾不義之錢，強飯也。爾墻肉之生不

如死也強飯之生不如葬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殮則無禮而可猿則無義而可乃至於不知仁義
而謂儒也則不可矣藉虎威即狐爾非人也矣設狸
術即狸爾非儒也矣與狐狸而生無寧為殮而悅和
尚之口乎山鯨煨薯悅口者猶有數世或有欲儒葬
者曰願死不受佛氏引導思其人生果有儒行乎生
無儒行死用儒葬不亦戾乎以去投於投壙之費少
事約而可也且夫今佛氏不佛氏識淨土者蓋少矣
居士夫惟真如月明和尚之德不明受之同於不受
又何難哉且人為墻肉強飯之生雖受明僧之引豈

得到西方乎

去歲者秀佳路考二優同時駢死泣天哭地見為
毀僉言如可贖百其身及葬四方來觀棺槨之美衣
衾之麗予者大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居士聞之仰
天大息何也曰前者吾友齊藤氏陶臯先生死家無
餘財不能舉尸桐棺三寸纔獲之於貧弟子貧朋友
之手嗚呼哀哉先生名誠字子明賦性孝友意氣爽
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青天白日毫無虛設甚有古
豪傑風然以無狐威狸術故不獲有力之助一生貧
困飲志而卒惜矣哉橘園先生祭文略曰君之在世

知雄守雌，毀譽不苟。言孫行危，陶々翼翼，辟鮑居芝。誨人不倦，訓導無私。貨色弗顧，權勢弗視。獨所樂者，吟哦壺卮，醺必佳句，頽脫寢々，盡情極致，可以解頤。曾不存稿，無意後貽。零紙千片，雲飛風吹，欲輯成編。亡羊問誰，予每遇先生，輒相共嘆之。而先生嘗謂予曰：人之於世，生死並不可不借有力之資也。泗上之葬，蓋六依有力之子，貢不然也。何諸子揖去，且梁山將崩，曰：賜爾來，何遲此！亦一證居士拍手曰：心喪亦子貢之斷，其主喪也必矣。且肥馬之子，爲志此，亦有力量，因思使子路在必，愠然非典，敝緼袍力之可能也。

則想應與原憲皆遠，巡有愧於子貢。先生笑曰：想然矣。夫聖人猶依有力之助，然則欲不依有力而立名，欲不入官儒門而干祿難矣哉。夫子曰：與其易寧戚。然孟軻氏云：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遂使天下後世盡失之於易。何言之過哀戚，不至衾美，耀人不亦乖乎？得爲而爲，可也。何也？人之資，不得之爲，不愚則狂，開近者都人爲其所愛，優最最相競，數百一連，結社，醵錢，捐此助其聲勢，俗謂社曰連，何連誰連，各建其號，乃至貪不能一時辨金者，壁間懸筒，每日課歲若干錢，抑何功德與神梁佛塔課。

造管錢甚相類為因聞連愚相約刻日買越後舖絹
帛揚言今日為優某買多錢善買以多為勝一日者
愚輩將歸天已黑矣驟見數夥來不通名字拋提
燈數百而去訊之則亦出於為優某愛其所愛之為
奇哉事也嗚呼此土而有此愚此愚而為此奇此愚
之多此事之奇此都繁昌可以知焉

神明

神明亦南郭一繁昌社也一坐戲場數棚觀物揚弓
肆冶郎院連演史落語所縱橫圍社一夥士人一夥
僧侶林箭雨簇拙手爭巧簇彼有的以祈爾爵蓋以

酒賄也其容右手不如娣左手之巧只見纖手挽起
紅袖觀音一臂娣代夫拈弓摘箭看括于兔以簇
香頰又添着一捻醫痕來弦盈羽飛正是秋月行天
流星落地絲々林々鋪去羽沓百簇百中舍矢如破
早已安排一稟酒散來勝飲不勝射法古例娣舉解
付客且謂曰謝縱觀唐人都俗呼其那人全主等蔭幸々今
且說唐人為下物使婢側而聽之僧揖讓謂士曰射不笑
曰如天竺吾能談之琉球非吾領分請君略說士點
頭說出曰聞日本之南一千數百里而有島馬東西
數十里南北數百里幅負繞以我鯖挺眼雖大猶小

以其形似虬龍浮流故謂之琉球或曰瑠求又曰流
求記錄所載尚有數字後更琉球開闢之主稱天孫
或言我天孫其尊之子也娣容嘴曰如然唐人亦吾
親族胡不剪髮剃髻顧謂僧曰主頂如分他頭髮半
彼此穩當且使主披半掛想風度何如哉僧晒曰休
嘲士引滿一酌復說曰我保元之乳源為朝入海至
彼大威服其國民娶按司某妹生舜天者娣曰主長
大有力可謂今為朝獨奈射拙士曰叱密焉舜天長
為按司適其國亂而舜天雄偉有略平定四方遂立
為王後又大亂國不為三鼎足有年復合為一娣於

且揉喜曰今日之沾不三則一僧笑曰此則異彼百
歲百中雖娘可得焉乎
小厮抽矢威筒持筒審固覷得親切一氣吹送識的
有響鯨鐘墜鬼怪雲走雷金時面前魅童送茶潏光
頭上蜘蛛撒絲戲具百色應響轉機奇々怪々現異
呈變甚有古色蓋前人所悅此所以外今不復多觀
焉昔者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周末之
亂貫革復尚孔子嘆之曰射不主皮於戲方今太平
之久士人肄貫革餘暇得遊這戲射場內豈不昌平
之沃乎

一席高宴酒酣人顛三線鼓笛並手在列婆娑長袖
煽拂紅燭翩躚輕裾捲起香塵左麾右盼東走西旋
商笛急響絲扇飄空羽絃徐按細腰倒地十六天魔
歌舞菩薩迴翔極態舞蹈獻越會戲蝶驚一人拊掌
一人鼓盆二人戰指在傍絕叫

夜已闌矣翠帳深下錦衾一暖酒滄香燼微音愴哀
歌曰燭火愈熾點愈昏始覺烟波湧月痕自哀鷓鴣
大已暗胸中暗夜迷乾坤離別誰知多少恨一夜江
頭欲斷魂歌畢一酌仰盃澆送愁腸攬淚謂郎曰一
旦盟寒不得嗣為兄弟如之何哉僕將遠歸鯉書雁

信莫惜數字假令舊府有倒碣子之女弓矢八幡那俗
不易弟色明年瓜時傑復果來裝布帛平齋楮墨乎
烟草也茶也國產色々從弟所欲聲濁舌煩郎甚不
欲聽肚裏冷笑謂朝不待夕那用來年且除黃金外
又何欲之乃口應之而耳則為鄰隔壁有人款款泣
訴曰弟原生上國幼見父母見眷家財盡落叔父手叔
無賴飲博為生無幾財索鬻弟此境弟甫八歲他人
言天哀如何哉十一始畫眉不婚之歌舞朝晚遇督
責不欲之紅袖每夕侍床蓐觀閱既多受侮不少十
三轉賣速至此都世態未解人情未嘗嬌養不慣待

客失愛在怒住家赫怒在怒刀針見血倒懸漆上被楚喜效兀頭在怒
苦痛如何哉真地獄呵責客多閻王罕見地獄在怒
夕數客莫見匪牛頭莫逢匪馬頭馬頭苦痛孰苦深上苦楚肺肝灑淚
眉額上笑意思如何哉幾度環帶欲死未能靜言思
之悟六前因所有青春易老桃李將謝問花之客足
跡漸少何緣何幸今者偶受君數夕恩弟百年又誰
之依大慈心非君濟度焉得出離此穢土願早々果
約籠鳥一旦翔空山中三間栖雲眠石弟能甘心將
欲着在君傍拈香取汲一修雙親追福一當身後樂
地木魚樂聽疏箭何厭同利偕老庶幾了箇浮世密

語斷續一言低一言時淒風颯至珠簾捲雨增上寺
鐘一声撞落枕邊來下
有一郎少帶英雄氣上測摸尻覺肉甚減醫窃嘆曰
昔在玄德見驛肉生不覺流淚吾則與此異烏亦大
夫也然學女樣豈期操戈手却照鏡鸞紅袖包羞粉
黛銜媚子南夫也我甚愧世間有氣女娘以剛居柔
夫子凶也喪其資斧繫困株木醫古人不言平寧為
雞口無為牛後世效以上可嘆也哉彼梅兒者亦上國貴
公子遇家傾覆身落賊手拉來江戶將貨之然不肯
卒遇杖殺世迄今悲之然徒悲其死耳兒如不死將

亦為我今日汗辱從人，生不如死。吾常恨不早為兒
之死也。顧普世間男而不女者，有幾多士也。儒也亦
從人，燕張爾，享物謁薦，書畫乞會，屈頭屈腰，孰若屈
兀學問，換餌斗升釣祿，外賂內謁，只恐其後諸侯聘
儒乎儒，聘諸侯也。前夕偶閱一藩客說，曰：吾藩一星
落便，眾星拱之，旋繞注光，西極之揭，雖未上，不知五
百石之牌墜，何人之手，想其眼張胸悻，何如哉。古人
泣髀肥，今人泣腹，飢男兒窮，斯可死矣。無義之仕，君
子不為焉。其奈何然也。女不爽士，戴其行，我死方彼
志未可必為賤劣也。履聲在外，郎急自內咳。

菟頭舖

史進青龍九紋綉風忠常紅炬一把，揮日布帷紙障
綵画爛熳，各作記識，以為招牌。戶內一邊，具沐盤水
盥等物，一邊安胡床，以待來客。舖主曰：親方助業者，
曰：剃出，剃鋪。中央安置一箇剃櫛具匣，二人夾匣而
立焉。其人多蓬髮刺髻，居其職，然不修之於其身，與
諺所謂儒者不修身，醫者不養生，一同軌轍。初下菟
必自左鬢先畧櫛，亂髮而始行剃刀，有從頂者，有從
腮者，客聽剃出之命，頂腮全剃，遂把密篋，極力剔垢
索以絞上，餘泥更爪髮根，數搔取癢，客叫快，遂向頂

上澣水少許，捏巾拒之。客又叫快，乃令客更自深髮，問爽涼，清剃生光。初梳至此，剃出主之。客遂以頭託親方，手親方更操刀，虛剃撫，以示丁寧。始施香膏，密篋復篋，又用疏篋總會衆髮，括以假綸，又膏又櫛，終用掠頭緊括作盤，向前屈之，還挽寸許出之。於後謂之麻結，麻結有數種，曰銀杏，曰子麻，結曰九麻，結曰知餘，俾麻結曰本田，曰他，數年曰比，如越曰苦，追志二十八錢，從客好，雖貴客加以四錢而已。無如混堂收五節錢外，菖蒲、忍冬、桃湯等別為貪錢工，風者獨年頭剃，客皆投賀錢，謂之初剃，自雖貧者投一二緡。

居士頭在二緡列至豪客擲數銀，劇鋪銀錢積等，親方之身從好件々，麻結並係庶人頭髮，至士大夫咸多髮，大束世目之曰糞，松束藁乃有黔首，而多髮者人戲呼為春画世子。大束則家有其人，非此鋪所與也。聞茲鋪今在頗內者九百六十四戶，中分社四十八，額外者無慮餘二千，則通內外其數凡三千戶，鋪以業繁，殿最為差，其值率自二三百金階上，一千金云，且每鋪別遣一二人追戶售業，謂之循篋，乃與儒者往教異經，而同旨同音，而異功。一本剃刀，一把密篋，剔垢生光，能新人頭髮，非如那一部大學，一本中庸，不能以教。

人誠明率性滌其舊汚者也詰且閑戶例至戊夜千
鬢万髮頭々爭次親方腰折刺出腕脫已牌前後履
跡殊繁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背人讀錦字
者鐸鬢照艷鏡者磨齒者食烟者圍碁者讀書者俗三
等書七頭八髮以次俟而劇談紛出猥雜亦極冶郎談
情細寫娼院之多者叟舞口大誇戲場之古側近老
婆之美醜品題無遺為遠方賣藥之功能不啻而可
辨猛論相撲勝負優評演戲巧拙某所孿生乳兒某
家情死男女飛語相報異事上變速於置郵之命談
入理則及儒及佛及神道與心學不二講神道別法似而非者可謂

一場談叢矣

頑然一叟華髮屑髮赤頭故先所謂闇夜無燭可行
者五十年前之通人自身身番內之學士博識自許口
給禦人一客叩叟曰叟常時所說如祭時趨街糊象
乎大夏晚中洲納涼繁昌秀鶴天公並優人妙伎絕藝想
然矣但至極繁華之今日儒隨威威隨威者蓋前日
所無叟以為如何叟未覽儒人編蹄乎儼然大先生
無慮數百門塾之大生徒之繁藏書之富肩服之美
善盡矣美盡矣叟未讀先生某等所著中庸何本大
學何本乎文集未觀乎詩篇未看乎考證別垢垢穿

鑿磨光升庵西河讓步却退歐北竹垞啣指恍惚
文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汴秦跨漢直一吞八大家
舍杜咀李咳唾化為珠璣獨恨腸之錦繡不能鬻市
取利詞之金玉不得貸人占息言未既更仰壁大笑
局々然者久之拋錘撫腮把那赤頭掉一掉曰否々
何然今乃君臣之謔文物禮制之盛以是言之所謂
儒盛者固是也子則似以儒人言以此言之豈得謂
威夫儒也者何脩人道而已矣其教不出於民生日
用彝倫之外傳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心之靈妙
謂之明德性之不偏謂之中曰善曰至善許多說話

要歸於欲教人為人已便以斯文能濡其身者謂
之儒異哉今稱儒者口掉虛舌身無實行言不顧行
行不顧言矻々窮年徒極鑿說愚智為其大言壯語纒駭
愚人予以道為威而子以人為威人豈得謂威乎哉
但其人多矣富矣可逃儒善讀字矣善講書矣口足蓋此而
已觀彼輩所著述者例皆明德新民章句異同之論
不足讀也大言夫學庸之為道也在明吾明德與致吾
中和而既已明之又欲使天下之人亦明之正心誠
意者明之之工夫既已致之其效使天地自位使萬
物自育致之之工夫始於慎獨執言此是王公之事

士人之家與天子之天下同無籍兒之躬何異乎士大夫之家設使此兒明其德致其和果知其體中天下胸中天地平而且位為今儒人一有能使明之而平致之而位者否世儒聚到此地不去理會大言之其所貨殖而辟焉貨財殖焉實藏真焉之其所好色而辟焉大言辟於名聞終審承以辟於穿鑿無微不信辟於飲食食而不知其味辟於詩文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言有財此有用楚國無以為寶唯錢以為寶俗學開口吐此別字予嘗謂明德中和固非世儒所曉得而能得也庶幾教彼輩纔省察自欺慎獨之語耳此亦足矣此亦足矣大言夫天人合一天地與我呼吸一念微動即通天

感人則自欺欺天也不慎獨者不慎天也矜色張臂大言鼓舌隱所之欲私心之愧君子視之如見肺肝天神臨之在其左右豈可不畏而慎焉乎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忽聞駒辰声琤々々看時乳婆惶急懷刺刀來請曰每々煩擾願一研親方睨曰乳娘吾瞥見得矣昨日昏黑在橫坊角離立密語不知談何等事其人誰也婆微笑不應而去

叟攬清細曰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徒誇談博曰某說若是曰某解如此非甲是乙臆斷折之猶如骨董店上排百貨品物菜蔬肆頭陳八百果蔬闕如存疑聖

人善之所謂博文者非穿鑿之謂也大人能格君心
非今世儒服者果有能格之之數人歟寡人有疾曰
好色五服女也曰好貨五服五金謹對曰大王為之公劉亦然
此些疾痲何害於事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為賦斯民賜爵斯商假官
與商謀之而商不辭則是可為也弟子曰願聞先生
之志曰妾者安之諸侯信之富商懷之田舍里長必
有學問如吾者為不如吾好穿鑿也克明俊德允執
其中是書教之大目審是等語而已古今論篇真實
辨序書生常談無用今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聞卷

說中思無邪而德明矣可怨而怨時中也子夏所謂
禮後于子貢所謂切磋琢磨是古人解詩本領區々
何論字句間一陰一陽之謂道可潛而潛可躍而躍
以陰陽消息觀人事進退要欲教人元亨如天雨人
如天而人始得為人也識卑者泥象數見高者陷神
理漉魚用筮象數可取無益於進退神陰人陽雖二
而一陷則泥々則偏或至無用於人事亂臣懼賊子
懲春秋趣意說此而足禮或成漢人于前聖遺文益
亦居多何如不講儒人多不講禮老莊諸子或其言
可取然專之亦非儒人業如韓非則誤人害事孰言

入君必讀之書弗思之甚也廣知見於古今興廢
精神于忠孝事蹟史不可不讀也而今人讀之際皆
不過細憶其事或向人談之示自己彊志此而專之
非學問之道也况乎輓近穿鑿之書為永書一冊驅
睡之具耳獲此珍之先生或惡睡乎蓋不欲夢見周
公也師已惡之弟子如何不然十三之經未解其一
徑走後人鑿書繩頭錐股終夜不寐以困無益不如
睡矣其僅知讀字作文不知世有人自謂英雄善於
傑我才足以名天下自高踰度自重過分斯子多是
村兒不里正之子則土豪之弟不然也亡命浪人不

然也庸醫子姓初識大成論句讀謂醫賤業也賤者
自士大夫之貴而言之不知今儒業賤更賤醫者人
間司命其有用于世天下莫急焉然不善之變自以
為是擲匕幹藥研使三世傳來藥籠卒曝骨董舖痛
夫揮扇子謳高砂浪士本色售儒敗俗不如售謳
之善棄邦之本之農不作田而作詩賣牛買刀脫鞋
贖袴頑然一書生未及先生似士不士為商非商醫風凜
々農氣如生多是類寺比其金同主準院士輩士流者較勝其心以為天
下莫貴儒焉偃蹇視世倨傲陵人蔑視王侯非毀神
佛甚至議國家事退而省其私冶遊放肆轟飲

狂一斗倒壺非讀濂書鴻門之會劍舞驚隣其及竊
之典聖經無忌憚就人借金假而不反曰四海兄弟
督債何急請侯得志他日大報入官儒門出身得志
深不過數百石窮坦已極
遇遯三三之旅三三蓬飛萍轉流惡四方書生道義
之尊變為盡世敗俗之物豈可不謂大哀也哉叟言
畢大息賈生傳來太息
絕世不絕

客又問曰今儒既得聞命古人何如曰見道者亦罕
矣大言以予所聞藤樹先生伊藤氏諸先數人而已但
聞藤樹學依王氏見何早也學堯舜須依孔子學孔
子須依子思惜矣哉大言其他如徠翁徒學則富矣博

矣未知心術何如及至近時豪邁磊落放縱輕薄之
徒駢書嗣出儒人墜地弟子病不
能起不幸其能讀字世輒錯
呼為儒儒風之惡類靡爰極天運循環墜風將揚然
宿儒先輩毫無氣力天下無益
剛力識卑則外在內柔固不足
言識崇云者身無檢束事多耽畧飲酒罵人忘世愛
林要亦非真高也彼宜封要錢太守此當任完體將
軍假面弔喪債手屠猪其餘皆是飯囊肉袋大言噫世
無真儒也久矣佛士亦然教者溺論禪者墜空一心
三觀觀不得九年默照不放光大言磬索大日彌陀於淨
土秘密祈禱唯福其身念佛題目縱令有成佛之理

平生諸惡奈恒沙之多持戒不茶點心一番或盡三日之食一粒米如須彌律家之腹亦大矣哉嗟夫三界萬靈一切衆生將欲濟之度之以教到于那寐光土是初尊大慈悲心苦行捨身博施濟衆堯舜子孫何物殺身成仁孔子今僧孰能此心為心飽食暖衣遊手居世弗復如彼既鑽二渡舟子苦辛操掉日濟千百人若有功德之在紫衣珠拂美則美矣念圓頂僧則僧也半畝閑田與俗訟百八煩惱與魔競夫不立文字者達广別傳諸宗僧侶今去奉教外之教一尺之書或不能讀繞以臆誦先師口授經文塞為僧之

責小僧鳴木魚而論語之論字亦不識曰儒者我道之一教何讀其書未嘗省躬在於君臣之懿刑政之美儒道感世中而浴於德之可仰焉不養妻食肉者終其道之制非仙之妙所也守之為僧々亦易々也哉熊次氏有言曰皇國可稱神書者三種神器是而已三種者即知仁勇乃秋之莫如中庸者善哉言乎神之為神豈異神乎秋氏見之謂之仙神家見之謂之神儒者見之而謂聖謂神佛亦在天地間神亦在天地間而弗得出於一陰一陽闔闢呼吸外便是一切衆生具仙性而天下生靈備神理神豈遠乎仙豈

遠乎誠之不至德之不明卒終於遠也已儒人執氏
無誠不明是心學不二講之所以行也國學者流亦
爾々考證穿鑿窮力訓詁神理則置諸度外善歌者
不復見感天泣鬼之誠但取風月之興古今詩人相
似近日詩風萎蕩纖弱輕薄讀之嘔吐詩志也詩人
胡不作吾詩曰唐曰宋見既卑矣更未與詩便與排歌者
流亦不甚異為世有排人者以國字屬聯句瑣々小
伎以為獲玄珠自滿自賢所謂天狗井蛙未窺海若之家
其心以為治天下具之想宜哉其滿本係無才無識
不能讀字輩妄意援筆雌黃初學之句原無着落究

竟可解不可解物宜矣箇不可解人惡能為可解辭
如以不可解為可解天下何物無不可解夫排句者
流自連歌而連歌原出於詩之聯句哉痔得車事愈
下得愈多宗匠門戶比學士高數等予每為貧書生
言之浩嘆聞前者愚輩相議為芭蕉建祠疏之于官
官令曰無功德於民者何用奉祀愚輩閉口而退然
其盛行于世也士亦為之大夫亦為之而或閔有侯
而亦學焉豈不哀哉吐不可解之言受不可解之教
如得圈點○亦為得鬼首之思要被他愚弄耳然猶
如古俳人之句較愈今詩人之不可解不可解人多

好茶事此亦畢竟不可解物客曰恭始何時叟能識
否曰奈何不記談入港會有一丁男携落語標紙至
揖親方直向壁間黏着紙去客皆注目言如可葉扇
橋等彼亦明大人真落語家渠魁衆舌聒雜翁色甚
不悅數檢食烟且候舌定

風波稍定翁惶忙說出曰類聚國史云弘仁六年令
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諸州植茶蓋此為始爾後中
絕至建久中秋采西自宋歸齋茶來種之于杭州振
脊山嗣種于梅尾種于宇治應安中 廠苑相國嗜
茶世於是乎咸尚之而 東山相公令茶人珠光者

講定茶儀及 豐臣氏千宗易更修飾之爾時賢將
英帥亦咸為之然丈室屏人限客以數蓋亦託以為
調密策之地非真嗜而崇之也玩物失志甚哉嗜之
溺者或至以身不換一器此徒徃々身死絕後爾來
世好之者皆溺焉善乎村瀨氏言膏粱之子籍以掩
其拙千金買一盒百金贖一甌互相銜誇其於品水
揀芽則蔑如也古人聞以茶今人以器真然矣今且
以今所觀而言之前人聞器今人聞利今稱茶人者
多類骨董家且聞以滋味飲食之徒君子鄙之哀斯
若愚以器誇人以鄙為韻親方促曰叟臨次快濡鬚

曰談熟矣請從大夫之後親方曰非敢後馬不進也
呼吏為馬妙人馬人
之報昭々立至 叟曰親字不可使坐隅何日而學耶曰不
曾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親方曰去歲偶見繁昌記者作者曰靜軒信士彼何
如人書是甚書叟咄曰彼哉彼哉非信士也居士耳
猶謂處士非仙家居士也彼則編蹄紙尾所謂此外
相撲多有之之人那足掛牙且彼所撰事極猥雜文
極輕薄是稗官者流之言如此也鄉黨自好者不為
何況儒人何況君子非大學何本中庸何本經說子
史之言以無用之文災有用之材豈止聖人之罪人

今儒人之罪人也弗知猥雜為醜弗知輕薄可耻方
彼荷禪儒者更卑一等為人閔彼某藩浪士不能筋力
之勞以賣大福餅無口可糊故乃售似儒之業似而儒
非者儒
中南郭其實不能善讀字也况乎考證穿鑿要亦不
可解人嗚呼噫嘻顧豈止彼儒如彼矣亦不可解似
如彼矣亦不可解真難解真難解天地雖濶何無一
人可解也猛看一小厮走来呼叟曰家爺刺未乎晝
膳將乾速歸叟顧曰歸去来兮晝膳將乾起向親方
曰一餐来勿退次親方隨目之曰叟嘗為不可解談

墨水櫻花

江流一碧自西北來截界總武直走于海富士拔雪
于坤筑波押玉于良千里隔空雪玉遙々相照是此
間大觀也一船載酒宜乎觀月納涼固也宜于雪則
平疇疎林宜于霜則渚葦岸楓寺宇叢祠宜于落葉
之時風帆往來漁舟出沒宜于斜陽于曉靄綾瀨幽
邃有宜聽蟲之名此江都第一勝地四時異景早晚
改觀雨之淡粧晴之濃抹其奇其妙非吾拙筆墨可
得而狀也伊勢物語云立江上而顧望則只覺來路
之遠篙師促日且暮便上舟沒水靄莫弗人動悲意
會見水鳥浴流菰野並紅問之曰都鳥是也悲意二

字索莫可想曠原為都之後築堤植櫻漸為繁華今
則罩上野架飛鳥山名如御殿山造置諸下流花時雜
遣亦復為江都第一若夫白小已孕新梅莊梅掃迹
春風暢和薰暖困人數里長堤櫻花彌望淡々濃々
雲暗雪凝偶顧西南則或訝風伯好事吹富每千斤
雪落來東橋至木母寺之間遊人如織只見筆蹟師
匠率羣弟子童男童女一連數百徐福求仙藥于東
海人間復見鬼子母神一人擊折爰以啟行行粧一
色皆戴剪花誠齋有句一人々挿一枝花豈為七百
年前預馮此問風光乎兒女欣喜戲嬉忘飢絲々乎

落花齊飛，蹀々如蝴蝶，共一樣。又見宮女，結伴翠袖，披霞宮鬢，簇雲靚粧，麗服競冶，闌妍各自竊比於我。
中老尾上某侯女官見院木鏡山觀花間，肚裏暗祈，撞着三外樣男兒。優人團十郎号三外又有擬大石義雄，藩士輩步々踉蹌扶醉於，
声妓之肩，楚声而歌曰：櫻兮櫻兮，見詠歌，亂兮亂髮，
亂如麻，古色儒人腰佩，瓢酒冠者之背，行厨任重，童子六七行，詠先生惡詩，今樣僧流，身穿雨衣晴天雨衣台家通名，袈裟諸齋，窈童之手上人頭上，飛花徒黏野合娘，從金夫之遊，田舍命，嫌為馬喰坊人，導一日遨遊，蓋迄百年，性命子母錢商亦不得不為珠盤珠外之遊，驟見

人羣狼狽，兒女滾倒，一道黃塵，眯人眯花，鞭揚珊瑚，馬噴珠玉，馬乘袴跨，人燕尾披飄，空則何藩，殺風士輩狂奔，躍馬也，礼云入國不馳，又云塵不出軌，非走火也，非報急也，然使人觀花於鞍馬間，使花没乎黃塵裏，甚哉無情花，其謂之何，併藩士爛醉，先生惡詩，花兒絃歌，並此間殺風景也，花兒隊々，循行茶棚，強鬻絃歌，隨遣隨來，如掃落葉，圍花繞花，茶竈歲增，鹽櫻花湯，妙解餘醒，新製櫻餅，壓倒辰團粉，古風味，古人亦言，團子貴於花，况肉乎，况酒乎，飢與無錢花亦懶觀，是屠沽所以日益繁昌，滌鯉玉鱠，一日傾万孟

盤墨水酒名清醪一刻倒千樽，觀花料錢百萬擲於
 此為居士嘗謂使花有知，一客數錢必極之。稅青年
 妙齡既醉以酒，將更飽花於北里之月貴神速也。不
 算橋場渡錢二文，花時增五四十八錢故買渡艇神逝骨
 顛促，篙師云日且暮一葉快刀向渠爭先，莫人弗動
 喜意喜意二字繁華可想，嗟夫使中將遊乎今繁昌
 地何如動悲意，求何覺來路之遠。
 友人文軒觀花一絕云：玲瓏世界玉乾坤，千斤銀葩
 風裏翻略記，去年寒岸上扁舟。醉雪倒芳罇，阿漕道
 人有墨陀八詠，其月夜云：早起上堤難買醉，晝行多

伴攪吟思，不如獨夜江天月。有酒有詩花始奇，梅庵
 主人木下水神森在木母寺，一律云：獨避長堤塵跡喧，社頭
 藉草坐黃昏。波光遠映垂楊岸，人影遙連古寺門。烟
 抹紅雲雲十里，風飄白雪雪千村。模糊春色難描就，
 欲喚扁舟泝水源。
 勝地自古罕佳作矣，所錄數詩雖佳作乎亦為足妙。
 寫其勝云：世間言之蓋亦惡詩，自花言之蓋亦殺景。
 雖蓋然，予居士素不解作詩，則果惡果殺未知其何
 如。弟欲借此以補予拙筆，寫勝而字不足，粧景而粧
 不得，吾果惡吾果殺者也。

木母寺有一墳墓世傳梅若者以某年三月十五日
死于此所因葬焉乃是日雨則都俗謂之淚雨俗
道人詩云梅子塚前春欲空落花泥滑一堤風流
鶯尚似傷當日數轉聲寒淚雨中或云梅若者非公
子而世所謂云々者全非

頰江多別業曰何隱居曰何園莊鄰園多屠沽曰何
亭曰何樓居或名樹園或名花香膠以名奇羹以名
木母寺存梅兒名蹟三園祠苗其角每歌人名題長命寺
門始開櫻餅之名秋葉社庭占名楓葉之秋鯉也水
晶魚也皆此江之名物白鬚叢祠牛頭天殿並此間

名所也昔者秦始皇好名自琅琊立石明得意來立
石記德和漢一同世以為風一鄙人謂予曰近年在
々石塔殊多可供一噓石生而無疵斧斤琢之沙石
磨之穿鑿鐫字破其天真勒吾得意以存名于不朽
顧不亦似世之穿鑿學生耶非欲穿鑿自毀不復似
古之學者琢磨以德而養其天爵居士欲二大石
記得意一以建之于富岳頂上一以投之於東海淵
底無錢未就可嘆哉雖然此石也此居也此樓此園
是六繁昌餘波漸此濱耳

街輿
附猪牙船

前人有句云前雁高鳴後雁低高低相喚度長堤唯見尻動不見脚動使人無足而飛行于天街者街頭肩輿是也其雄奔羣集中巧避妙讓肩以撲群真上虛邑縱矢追焱奔逸絕塵衆皆仰尻瞪焉不知都人奔事何多如此何急如此東郭西橋奔走如烟南坊北街經緯如織上而不馬借此急脚上何憂事僧而不錫買此急尻參何法會買尻僧本橋夫貴駿足也後夫凶也以百步笑五十以軼前輿為雄走而禪解則身走手結雖慣猶妙或蹶滅趾躡血雄走不遑拾爪其家計程定值雖此駿足非特貴也值同尻異閱今以

駿鳴者曰赤岩曰十字曰何曰何駿相軋云城門店戶開閉有限毫厘之差或致千里之謬乃兩肩四脚外更加一肩更增四脚數里一瞬刻期往返此則與彼大儒肩輿徐而叱者異焉客以快為妙且有轎夫擇繁雜康莊呼叫驚之本無定值如遇野夫值低約駿走數百步脚力漸軟客自中促然脚愈緩曰官欲疾請益此值客曰唯蓋步脚便健矣未數十步復緩又請曰諾蓋步又復請客不肯矣夫乃弄之曰官富貴何論些錢走走字得君子周窮不繼富惠之客怒曰自此下步夫不敢許假怒激爭佳輿不動美在

中心
惟悼
客不知所為竟聽焉脚即健極健詩所謂其虛其
邪既亟且者轎夫有焉記曰元祿年間官始許
民輿行然其數僅百自非老夫病客不許妄載爾後
漸盛有命停之夫輩暴失產途多乞兒官愍遂
復前律事在享保九年天保之今於斯為盛此六繁
昌之一肩何物與之肩隨猪牙船是也

無足而行非輿則舟然館船屋船並水遊之具行則
行非飛也頡頏齊飛猪牙是也飛則飛然水陸之異
彼安此危脚亦較讓一步是以居第二流猪牙何蓋
以取名之而其步則兔兒走波也似右兩國絕深川

踰淺草達墨河泛々其景中心漾々肩輿則兩尻四
脚猪船則單櫓双臂其用半彼其飛與之上下如二
三之何必肩隨因憶所嘗閱一船兩櫓往時無禁乃
都人舟行非取急而故二三之數櫓僭下徒聞豪華
院本吉原雀日二挺建三挺建都俗教櫓前日可證
館船者本富豪之物且其用緊限烟火納涼之節屋
船之用特居多于花于雪于月于虫浮於墨河掉於
綾瀨本所羅漢龜戶天神載絲竹以行若佃鳥若木
場或換釣舟之任納涼烟火固其職也若夫納涼烟
花之盛船料踊貴不啻三倍茶松仕舟於焉乎出而

充遊船之役，然猶非吾貪諸生，可買及生們陸沈親
當西似皮矢石間，不能橫槊賦詩也。噫！
館屋遊舟之華，茶任漕船之豐，人皆以知都下繁昌，
或不知尿舟漢船大且多，而繁昌胎乎屎糞，一日百
漕送之郊野，宜哉環江都數十里之田，土膩穀膏，宜
矣。武江水族肉肥味厚，實係尿汁浴湯餘流，所浸因
思人之生於繁華地方，唯知屎溲為糞，未知所謂茶
蓼朽黍稷茂，腐草以糞田疇，且至寒鄉僻地，浴湯百
洗須垢浮，臍流取以代糞，苦哉稼穡之勞，一滴一粒
民之血汗，夫下農之為生也，所受田率不過五六反。

和俗語三百步
日一反

稻麥外且菽且菜，代稼更播寸蓋，地力自苦
不給賃人傭馬，不但此而已。土國城漕加以徭役，噫
以此苦，以此勞，卒歲之收不過十金，以此養父母以
此衣，妻孥口腹何以得飽，四體何以得暖，人為噉此
苦孰肯恣宴樂，取急肩輿猪舩，安然上之，無足而飛
無翼而翔也。雖然繁昌土人亦不無以弗知為貴之
理，若使人々知之，輶夫尻瘦，舟子腰細，且何以見繁
昌腐儒或不會此味，談古非今，說常苦變漢上老人
今尚往々有烏醫原走病急於拯人，不得不輿也。儒
走說書，抑有何急予嘗聞有醫者陸未聞有儒者陸。

業穿者名為陸尺陸々尺省語禮云不聞往教為之本非也漢上况更與以華不
之六十杖于鄉未聞與于國禮不下庶人先縱有緩急之異生何管
亦不謂下出一轍途夫子不徒行從大夫之後也今
儒人異此甲急於取威乙急於取錢孟軻數乘儼然每說流惠于載
農邦之本然向此問之云我不如老圃四時不動吁其謂執為夫子
不如固是矣但農之為農田之為田舉以託農可乎
記問穿鑿以為諸侯之師舒々叱々與以啓行豈不
聖人之罪人乎居士竊恐先生子孫五百歲之久生
無足而乞食于道路

往典舖小厮嘗誇予曰無足而飛錢之所能吾儕
每々無錢而乘而無足而飛是非君等所得而能也
予應之曰無錢而置外府令君等主其管筭孰與予
所能之難伴頭在傍曰是故疾夫佞者
三嘆樵夫有詩曰輜夫生計看可歎赤脚奔暑還踏
寒一醺先憑麪士力那厭磽确行路難家無一物心
無累無物無我意自安載得囊中爛醉客醉客全忘
父兄責餉々睡熟夢方濃睡者不知擔者役役夫長
醒醉客夢為憐醉客擲金帛輜夫能守寒素節一禪
一笠以孤貉惟酒忘憂心知足名利常笑世成癖不

辭兩雪嘗苦辛，昇去昇來手足龜。前者高呼後者答，
半世肩頭送此身。一双芒鞋三尺泥，自道留人莫
悽君不見，百般塵緒人海巷。蹉跎輻輳優靈臍，
嘗讀隨園轎夫詩，妙寫其樣今記樵夫一篇，可謂亦
能寫矣。因偶得一詩，自知惡詩殺景，金玉在前，沙石
在後，前雁是高，後雁是低。

曉鴉割愛，天將明柳枝風冷，拂霜晴轎夫，不管別離
切，雄奔叫得新雁，声昨夜蕭郎喜健脚，今朝翻是恨
快行郎，心軟弱夫脚健，森風早已過數程，四肩却給
醫門，役万病候春，八脚忙扁鵲，纔試輿中，夢侯門獲

車睡輒驚一快，方書兩口，叙青囊紅棗，併盈々轎夫
思昨流落，妓織手細腰兒，得輕輕重難，辭容難擇，載
鬼，爽尸走，縱橫儒人，雖輕却若重，不重不威，學不精
先生在，爽何所見，不見忠信，唯見名虛，名已高，利未
實，自覺不知，扁鵲榮一妾安，瞻慰老境，万鍾未足飽
私情，憶昔青年割愛日，不似白首窮，聖經家，姬何如
吃，好吟哦，爭似新雁鳴，名利男女百般，欲先生竊
有愧，轎生轎夫，不鮮百般，欲胸界之塵，一掃清人間
苦樂知多少，半肩輕擔代躬耕。

藥品會

西洋人同長如椽而能察人事朝鮮、蜘蛛長四寸余廣三寸余、漆土、玳瑁、竹班文、飛州、魚尾竹、武州、蔓烏頭、蠶產、堪達、爾汗、金龜城列產如黃金、黃猫朝鮮產大如大而毛色如金、其他品物一特雲集其數凡七千餘種、乃坐而目之、指而弁之、非這繁昌都內焉、得非這太平世為得、不亦一大奇會哉、要亦係會主厚志於其學之所致、然且不與彼書函會同、其實者、思將欲用此藥彼病、而然欤、何但此而已、七十藥物如能辨其主治、而本草者則本草、又不與彼橐駝師同其樣也、儒病佛病、無不兼焉、會主者誰、吾友春水福井氏、春水來、數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初篇多記名物、而訛

亦甚多、予笑曰、吾非本草家、又非橐駝師、訛宜然矣、會一友人善文者至、亦難予曰、若、後子之文之孟浪字、漢而文之不漢、予又笑曰、倭人為漢、不為漢者、固其所也、居士者、日本人也、學聖人之道、不學漢人之文、區々曷為必漢文為我文而已、吾決弗欲如兄等為、真漢文、偶然得意、偶然走筆、我慰吾焉、耳、前日一友之言、觸國觸人者、蓋亦不少、然予豈有意於觸而觸乎、亦偶然爾、我非為觸、而人以為觸、雖則觸、奈觸哉、且思其無所病焉、有所觸、必有其所病也、古人言、石猶生我、居士諱言、幸得藥其病、雖世有

病我言者我何病乎二友笑而去

堯庭生草周田長未太平之澤草木繁滋呈奇狀技
異樣世有巧徒尚矣寬政年間世甚愛百兩金寸莖
寸公不啻百兩金今日好萬年青都下皆是也閑去
年紀州人攜一異莖來莖大如箸上頭半白初鬻之
十金未數日又轉賣之七十金既而或乞以百五十
金買之其人不許缺之於一大諸侯而得三百金云
思夫自非繁昌間橐馱與太平世侯安見彼賣此買
之若是乎可謂箇這太平之萬年青矣

江戸繁昌記二篇終

江戸繁昌記

靜軒先生著

初篇

江戸繁昌記

全上

戴篇

江戸繁昌記

全上

參篇

近日出版

